

今天是班级“我有一个梦”首场演讲,主题大约围绕父母和我。

演讲会由帅气的小马哥主持。在他热情洋溢的开场白后,何姑娘登场,她坦言家长的威严,游戏的罪恶感,她有一个梦,希望父母能给自己留一道缝隙。现身说法,恳切幽默。楠哥说,被支配的人生,有什么意义?用史铁生的话说,就是:把你像幅名画似的挂在墙上后退三步眯起眼睛来观赏你,把你像颗唾沫似的含在嘴里颠来倒去地品味你。就我个人而言,我不想有这样的家长,我也不想成为这样的家长……

结尾,她用了一串排比:

我有一个梦,我希望我们长大以后没能成为一个刻薄的人,一个敷衍的人,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一个随波逐流的人。我有一个梦,我希望我们能像沙漠上的野马,快马一鞭,勇敢追逐我们的所爱,而不是他人的所爱。我有一个梦,我希望我们不是提线木偶,我们希望我们的未来不被父母支配,不被刻板印象影响。我有一个梦,我希望别人的思维模式,不是像扣帽子一样强加于我的。我有一个梦,我希望我们长大后,我们都没有成



我有一个梦

陈美

为自己小时候讨厌的人。我有一个梦,我希望长大后,我们都可以大声地对过去的自己喊出那句霸气的话:你看到了吗?我成了那个我想要成为的人。王佳怡说,我有一个梦——成为一个合格的家长。

在这个缥缈的梦中,我能耐心倾听孩子的声音,可以与孩子平等相处。我在选择他之前,就考虑过他不是我所希望的“乖孩子”,就明白了他不是未来与亲戚炫耀的资本,也不是为了应付任何人的任务。这个孩子是我慎重考虑后,爱的选择,是我对另一个灵魂信赖的交付。我不会拿生育之恩强迫这个孩子与我亲近,也不会因血缘连接窥视这个孩子的秘密。这个孩子会是我平等的存在,他拥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灵魂,他可以拥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决定。到那时,我未必会理解他的所有想法,接受他的所有选择,但我会以一个独立的身份与他交流相处,我不会以长辈自居,更不会以此作为让ta听话的理由,让他服从的也不该是武力和命令。或许我们之间会有种微妙的隔阂,但我们之间会有稳定的联系与友好的交流。我对ta的爱也不会因为他的处境而改变,无论他能不能考上一个好高中、好大学,拥有一个好工作、好身份,他是我的孩子这一事实永不改变,我对他的爱从来不是因为他的荣誉光环的附加,他与我的联系也不应该以此为

前提。我会告诉他:“你不是依附在某人或某物之上的,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所以你的一切行为都是关于你自己的。我希望你照自己的意思去理解自己,不要小看自己或被别人的意见引入歧途。但与之相对的,没有人能陪伴你走完这一生所有的路,也许在某天大家都会离开。”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梦,也是现在的我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期待有人能在时间的磨损中,谨记过去自己对理想家庭的愿望,能竭尽所能实现过去的愿望,实现自己的梦。演讲会结尾,我给孩子们分享了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的一段:第一,便是理解……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

喜欢旧书。喜欢慢慢把一本新书读旧。旧书里有光阴,有读书人在旧时光里拉长的气息。在旧书的词语里漫游,总会有一阵阵隐隐的激动到来。

我曾言:“唯刀削面与旧书不可辜负。”二者都是我一生不可脱离的食粮啊!

然而,旧书多了,其实也是一种负担。我因为平时写一些书评,会有很多新书从远处寄来。这其中的一部分,我会很认真地读,很认真地作批注,然后认真地写评论。或长或短发表出来,对寄书来的作者都是一个交代。但有些书一看封面便不想读,翻几页更是读不下去。这类书,有的放一放,过一段时间可能会一读就读完了。但是有的,放着放着也就忘了,书评自然也是写不成的。无论读完还是没有读完,这些书风吹日晒慢慢都成了旧书,家里堆得到处都是。有时半夜起来上个厕所,不开

第二,便是指导。时势既有改变,生活也必须进化;所以后起的人物,一定尤异于前,决不能用同一模型,无理嵌定。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第三,便是解放。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

有,成一个独立的人。这样,便是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整个演讲会上,孩子们表达得很酣畅,也深深地激起了共鸣。我真切地感受到,他们不是流水线上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产品,他们不是替父母实现梦想的工具,他们要做真正的自己。然而这个“真正的自己”,在他的小脑袋里有“格”吗?为人父母者,怎样“格”而不“格”呢?“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这是鲁迅先生告诉我们的。

苏州吴越菜记
七夕会
餐厅就有三种不同规格的松鼠鳜鱼上市,满足着不同食客的需求。我有口福,曾在华永根先生的“独一桌”大师工作室品尝过特大号松鼠鳜鱼,那是一条重达5斤4两的活鳜鱼。李俊生大师大刀阔斧,出骨、刮花、扑粉、油炸、串汁一气呵成,特别是鱼身上横16刀、竖16刀渔网状刮花,切得细密而深刻,油炸至金黄,香脆松嫩,卤汁红亮,甜酸适口,可以说是色、香、味俱佳。这道松鼠鳜鱼,将刀工与火候的精妙发挥到极致,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都是对苏帮菜匠心的绝佳诠释。松鼠鳜鱼太有名了,以至于我们冷落了许多其他鳜鱼名菜。查阅《中国苏州菜》一书,在鳜鱼栏目之下,罗列着网包鳜鱼、叉烧鳜鱼、干层鳜鱼、八宝鳜鱼、银鼠鳜鱼、醋溜鳜鱼、瓜姜鳜鱼丝等十八种各式鳜鱼名菜,每一道都藏着独特的烹饪巧思。蒋洪先生在《寻找美食家》续集中还写到了“盐葱椒鳜鱼”,还说“这是众多鳜鱼烹调方式中我最想吃的做法”。我至今还没吃到过,馋啊!而上面提到的“瓜姜鳜鱼丝”,倒是我去老镇源必点的菜品之一,且不管时令,一年四季都想吃。苏州地区酱业加工发达,乳黄瓜、嫩生姜,酱香浓郁,甜香脆爽,素为各地所称道,苏州菜肴也常以地方产瓜姜作配料,“瓜姜鳜鱼丝”就是例子。苏帮菜的瓜姜鳜鱼,就是源自此菜,将鳜鱼去皮去骨切丝,搭配清脆的姜瓜丝与辛香的姜丝炒熟,再把蒸好的鱼头鱼尾一起装盘,还原鳜鱼的造型。老镇源菜馆的瓜姜鳜鱼,还特别淋上秘制糟糟汁。上桌之后,酒香扑鼻,色泽清新爽脆,鱼丝洁白鲜嫩,瓜姜香脆爽口,糟香、酱香与鱼香在舌尖层层绽放。特别是在夏日时令,着实开胃好吃。书法篆刻大家茗屋老师曾亲临老镇源品尝过,至今念念不忘。

忧喜交集是旧书

成向阳

这本签名书可以送她留作纪念了。至于从旧书店买回来的签名书,我和爱去旧书店淘书的朋友商量好,这类书我们可以一块积攒收藏起来,有机会了,就开个签名书展。不知道有没有人会买票来看展。旧书店里的签名书,我买过许多次,朋友买的似乎更多。我感觉,收藏这类签名书中的好书是有非常丰富的意义的。

第二个想法,是对请我作书评的作家签名书,在读完、批注完、评论完之后,把书返寄给赠书作者,这也是一种很有意义的精神交流。作为一个书评人,我用笔写到书页上的很多文字,其实是成形的评论中没有的。作者如果有兴趣

外出去度假,飞机升空至9200米,开始向前飞行。一会儿,地面上的一切都消失了,只见白云如羊群般挤挤挨挨,沉默且停滞不动。舷窗外,碧空如洗,纯净得似初生儿的脸。忽然想起幼时情景,心如团团白云,柔软而绵长。童年在乡下,跟着阿娘,毫无拘束,白天疯玩,别的她都不管,除了下河。但夜晚必须坐在河边石凳上,听阿娘絮絮叨叨。暗云飞扬,满天星辰如唾手可摘,四周寂静,阿娘会讲很多民间故事。讲到兴起,她就要我抬头看天,说阿爷在天上,你的外公外婆、二舅舅也在天上,静静地想他们,你会看到开天门。我只见过阿爷的画像,很想知道他长什么样,于是凝神望使劲看,看得累了困了,就睡着了,被阿娘抱进屋去。看了不知多少回,从未看到阿娘说的那一幕,也没看到天门在哪里。我抱怨,怎没见他们出来?阿娘说因为你太吵,下回要一声不响专心看,总会看见的。今天,飞机在云层上飞,如用手触摸,一定碰得到天门。如能走出去,也许能找到天门,叩开门,那从未见过的阿爷会在里面吗?老是咳嗽的外公,病好了吗?长得好看的外婆,我能看到吗?也去了天上的爸爸,还在作诗吗?说了几十年路上当心的妈,还在倚窗望着我吗?……无人回答。天门到底有没有?就是有,我怎么从地上爬这么高呢?是有梯子,还是绳子?就算有,这么长这么陡,我爬得上去不?



咖啡与羊 (水彩) 朱丹

每次回家,饭前饭后,母亲和我都坐在阳光房里。通常的位置是,母亲坐在西面,我坐在东面;母亲的藤椅与膝关节齐平,我坐的是矮凳。坐下后,我先问母亲,这几天的火腿,酸不酸?母亲回答,好多了,夜晚能睡得着了。说完就朝南望,朝南望,地上全是白亮的阳光。心里感谢小妹的聪慧,做一个阳光房,就等于做了一间暖意的储藏室。这是专门给母亲做的,母亲九十二,喜好重新回到了婴儿的岁月,阳光房就成了最温暖的襁褓。有时我会抬眼看母亲,看见母亲也在看我。那眼神,小时候见过,我做好了作业,母亲拿过作业本看了一眼,白纸上有了歪斜的涂抹,就认为我完成了学习任务,她用眼睛示意我去睡觉吧。如今,母子碰面,我每一次睁开眼睛,总会发现母

亲在看我。母亲是想收束她目光的,但每一次都来不及移开。母亲有点尴尬,用浅笑掩饰。其实,我已经无数次看到母亲在偷偷看我。许多的中午时分,母子一起吃饭,母亲坐在桌子南边,我坐在桌子北面,相对

天门在哪里

叶良骏

飞机往前开,速度其实很快,白云却如静止不动的一幅画,任凭我怎么问,依然沉默。阿娘讲的是故事,心里是思念,可我很多年里坚信她说的是真的。上初中后,有一次语文老师教《天上的街市》,这首郭沫若的诗,读起来朗朗上口,老师要我们一遍遍读,还要背。我读着读着,忽然想起了阿娘的话,我站起来问了一个很傻的问题,天上无土,街市设在哪里?牛郎织女点着灯笼逛夜市,走在哪片地上?教室里朗读声忽地停下,一刹那又响起了哄堂大笑,有男生说,叶良骏,看你挺聪明,今天居然不知道这是诗,是想象出来的。同学们七嘴八舌,笑成一团。老师制止大家说,诗贵在意境,郭老发挥想象力,把虚无缥缈的天上街市写得活灵活现。叶良骏也喜欢写诗,怎会不懂好诗在意境?她是沉浸其中,情不自禁了!同学们鼓起掌来,沉浸在往事中的我清醒过来,也笑了。可我多么希望天上真有街市,阿爷、外公外婆不仅和牛郎织女一起逛街,还会开启天门,走出来。长大后,知道那只是故事,但仍希望天上开门,只要虔诚祈祷,凝神注目,哪一天,门会开,那些没见过的长辈,曾朝夕相处的亲人,还有那几年来不及告别悄悄走了的老友,会从门里出来。盼望他们回家,哪怕只是一瞬,只见一面,只是沉默以对,让他们看看我,也让我看看他们……

如此想来,我回家了,阳光房里,端着矮凳,坐下,与母亲说了一刻钟的话,而后我就开始打盹,我想让母亲多看我几眼。母亲的幸福,我的知足。

边看边聊

看一看这些零碎潦草的手写文字,或许会激发出别样的灵感呢。但,也可能腹诽我几句。这件事,我不确定自己会不会付诸实践,主要是我怕给有些作者朋友造成负担——你这不是给我家再添乱吗?我比你还不害怕旧书呢!于是,我现在真理解了将不喜欢且占地方的书处理到旧书店去衡量把签名书卖到旧书店这些事。除非,我能再买两套房子用来放书。旧书让我发愁,但更坚定了我的一种看法:书应该成为一种精神上的奢侈品,一种对作者而言的人格象征——签名书应该是作者的一个分身啊,而不能成为一种喜宴回礼般的小赠品。所以,想签名赠书给别人的时候,或许该掂量掂量,得自重身份啊,否则,就是给人添乱啊。

天门在哪里

天门在哪里

天门在哪里